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陈州行迹及诗文探踪

耿险峰

三、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颖诗:元祐更化,过陈知颍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改号“元祐”。哲宗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倚重一批旧党人士,恢复祖宗法度,史称“元祐更化”。从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入朝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出知定州,风光与无奈始终缠绕着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人朝廷重臣,出为一方大员——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身处政争漩涡,是非和谗言如影随形,苏轼时时处于辩诬的境地,一次次上章辩白,一次次自请外放,颇是无奈。《宋史·苏轼传》记载: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知颍州,自汴京出发,故地重游,陈州之地自然是要歇一歇的。

元祐六年(1091年)闰八月十三日,苏轼来到陈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苏轼一世辛苦“为口忙”,一则因诗获罪,苏轼或被投入牢狱,或谪贬外任,但政治斗争的残酷并没有在苏轼身心留下嫉恨、冷漠的阴影。相反,与生俱来的心地善良和天性豁达的人格修为,让苏轼超越情感,用厚道和大爱包容了一切。

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海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东坡事类》)

以请外,给了苏轼逞口舌之欲的机会。一道道“东坡”美食,蕴含着生活智慧,横空出世。每到一地,苏轼总是选择新鲜天然的食材,运用最简易的工序,烹调出食物的精髓,口感与营养兼得,尽显原汁原味,如流传至今的绝美精食:“回锅肉”“东坡肉”“煮鱼羹”“蓑衣饼”等,皆是其谪贬黄州、杭州、徐州等地时的口舌佳作。不仅如此,其还饶有兴趣地在诗歌中注重描绘食物的色、香、味,加之以灵动的美感,如在杭州写的《猪肉颂》、在杭州写的《书煮鱼羹》,以及后来在惠州写的《老饕赋》等,不一而足。

“休对故人思旧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不矫情、不饰饰,得了好茶,自然是品的,就连深宫的太后也知其喜茶之名;曾在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充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的苏轼,“公出郊未发,(宣仁后)遣内侍赐龙茶、银合”赠予。(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轼酒量小,一盏即醉,平生引为憾事;而苏轼茶瘾大,一次可以饮七盏,于是专心茶道。品茗是一项艺术,涉及制茶、煮茶和品茶,苏轼俨然精于此道,对煎茶之水、煎茶之器皆为通晓。水是茶之母,器是茶之父。水、器相孕,乃酿出韵味

隽永的芳香。相传在江苏宜兴讲学时,苏轼曾设计一种“提苏壶”,很受时人喜爱,及至今日,它仍被人们视作珍贵的茶品。苏轼通判杭州,曾与山僧斗茶。山僧善品茶,一向趣味甚高。茶,是等待唤醒的生命。“茶之性必发于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苏轼煮茶,以“三沸水”论相较: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靠听力和嗅觉锁定的三沸水则恰到好处。苏轼品茶,寺僧折服。茶之道,如一杯清亮、澄澈、甘醇的佳茗,令人回味:“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

陈州来游,苏轼端坐“读书台”(读书台,苏辙履任陈州教授时所筑)。水绕四周,澄波鉴影。盛夏时节,荷钱贴水,藻叶翻飞,白莲满湖,亭亭玉立。

“荷叶生发阳气,去脂瘦身,散淤血。荷花镇心益色,驻颜轻身。”(李时珍《本草纲目》)“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钩石取深清。”撷采新荷,晾晒炒制;汲取湖水,铺陈茶具,推杯换盏,品茶理趣,怡心怡情,志趣清远。茗鼎烟浮,苏轼清刚之气顿生,泼墨挥毫,《漱茶说》立就,彰显其情趣雅致、生命安康:

除烦去腻,世不可阙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缩不觉脱去,不烦挑刺也。而齿便漱灌,缘此渐紧密,靈病自己。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三日。

“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苏轼《别岁》)告别陈州,苏轼乘舟沿蔡水南下循颍水。“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孔凡礼《苏轼年谱》)

“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然。”(苏轼《上文侍中论榷盐书》)苏轼不以“以谗请外”而耿耿于怀,坚守“奋略有天下志”的初心,练达事务,以苍生大众为己任,在其位谋其政。苏轼权任颍州之际,宋都汴京及陈州一带水患严重。《宋史》记载:

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完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

更为迫近者,朝廷已降旨开挖“首尾三百余里的‘八丈沟’:

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

八丈沟开挖,将使淮水倒灌,陷陈地于沼泽,置陈民于水苦之中。

面对水害,履任颍州知州伊始,苏轼即遂巡八丈沟畔:“未尝敢行所愧”“到官日来,九日河之湄”。

苏轼身体力行,查询水情,访闻民间,忧心忡忡,“子细相验,打量地势”,尽显对苍生负责的仁者情怀。为得实证,苏轼派遣专人,“以水平准之”制得标杆,仔细相验,装订明细,专人收管:

令管押濠寨,自蔡口(今河南沈丘

奏,檄上台寺)。

苏轼过陈,得赈灾之策,惠及颍州灾民,实为学士善政之佳话。“由此观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饥,真得循吏之体矣。”(赵德麟《侯鲭录》)天降大雪,苏轼“可怜扰扰雪中人”“草放积欠赈济”灾民,灾民“得暖欢呼”,苏轼心忧顿解,兴奋之极,邀约赵德麟等僚属,雪中登湖边女郎台,赏梅观景。曾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履常,时为颍州教授,一向“闭门觅句”的他,闻之,诗情迸发,兴作《连日大雪,以疾作不出,闻苏公与德麟同登女郎台》诗相记:

掠地冲风敌万人,
蔽天密雪几微尘。

漫山壑疑无地,

投隙穿帷巧致身。

晚积读书今已老,

闭门高卧不缘贫。

遥知更上湖边寺,

一笑潜回万室春。

“草放积欠赈济”,对于履责一州的大守来讲,实是小事一桩。然而,细微之处见真情。作为“以谗请外”的苏轼,仍然“不可为而为之”,实为大义之举,也是其“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的真实写照。这在其《次韵陈履常雪中》抒发的喜悦之情中,尚能感受苏轼的殷殷爱民之心:

可怜扰扰雪中人,

饥饱终同寓一尘。

老榜作花真强项,

冻储肉巧谋身。

忍寒吟咏君堪笑,

得暖欢呼我未贫。

坐听屐声知有路,

拥裘来看玉梅春。

感于官长的爱民情怀,赵令畤不当过客、看客,也来趣作诗《次韵陈履常阴雪赈饥》:

坎坎中年坐废人,

老来韶鼎视埃尘。

铁霜带面惟忧国,

机阱当前不为身。

发庸已康诸县命,

蠲逋一洗几年贫。

归来又扫宽民奏,

惭愧毫端尔许春。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颍州济赈灾民,苏轼树立了为人、为政的标杆,无论是教授陈履常还是通判赵令畤,其诗中都对苏轼忧国忧民和为民请命的情怀进行了颂扬。同时,也从中展现出作为同事与僚属,对苏轼关心民瘼、即听即行之举甚为嘉许。赵令畤更是受益匪浅,同时收获着为官家的精神愉悦:

余尝为东坡先生言,平生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济民,三乐也。居家亦有三乐:閨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也。东坡笑以为然。(赵德麟《侯鲭录》)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仙去。“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鸿雁嘹唳,声声干云……②8(完)

周口市美术馆 与名家对话

开栏的话:

文化兴则周口兴,文化出彩则周口出彩。近年来,周口深入实施文化强市战略,着力推进“文化周口”建设,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周口发扬光大、遍地开花。目前,周口市拥有国家级和省级书法、美术协会会员超千人。周口被评为全国四大书画集散地之一,形成了独特的“周口现象”。

为了让我市的书画和文学爱好者不出家门就能聆听到专家和学者的讲座,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提高我市广大书画作者、文学爱好者们的创作水平和艺术修养,周口市美术馆“弦歌论道”公益讲堂将不定期邀请全国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和文化学者授课。自今日起,本报将对受邀来周的书画名家进行专访,与名家深度对话以飨读者。②8

不忘初心求始终

——书法家谢安钧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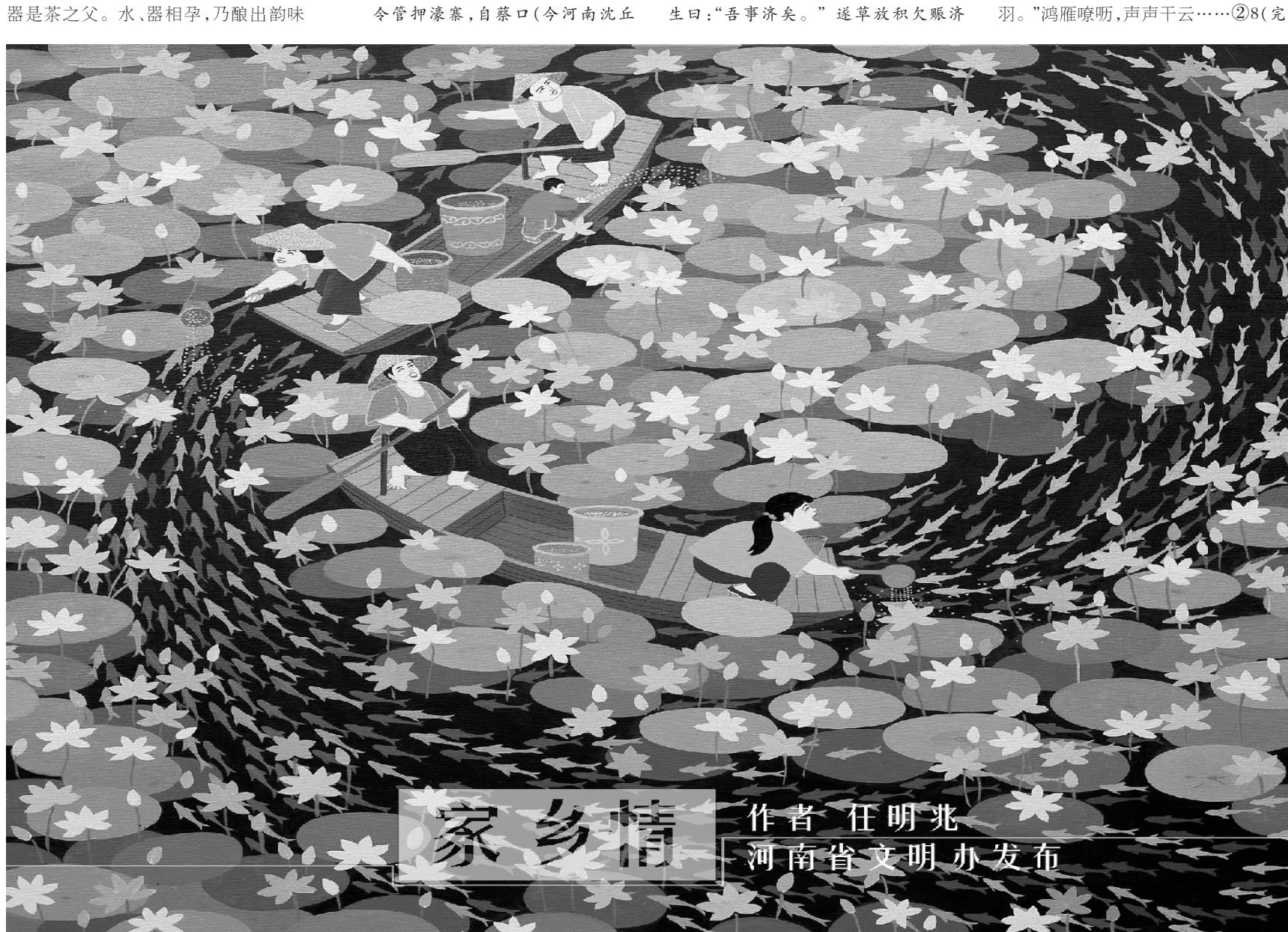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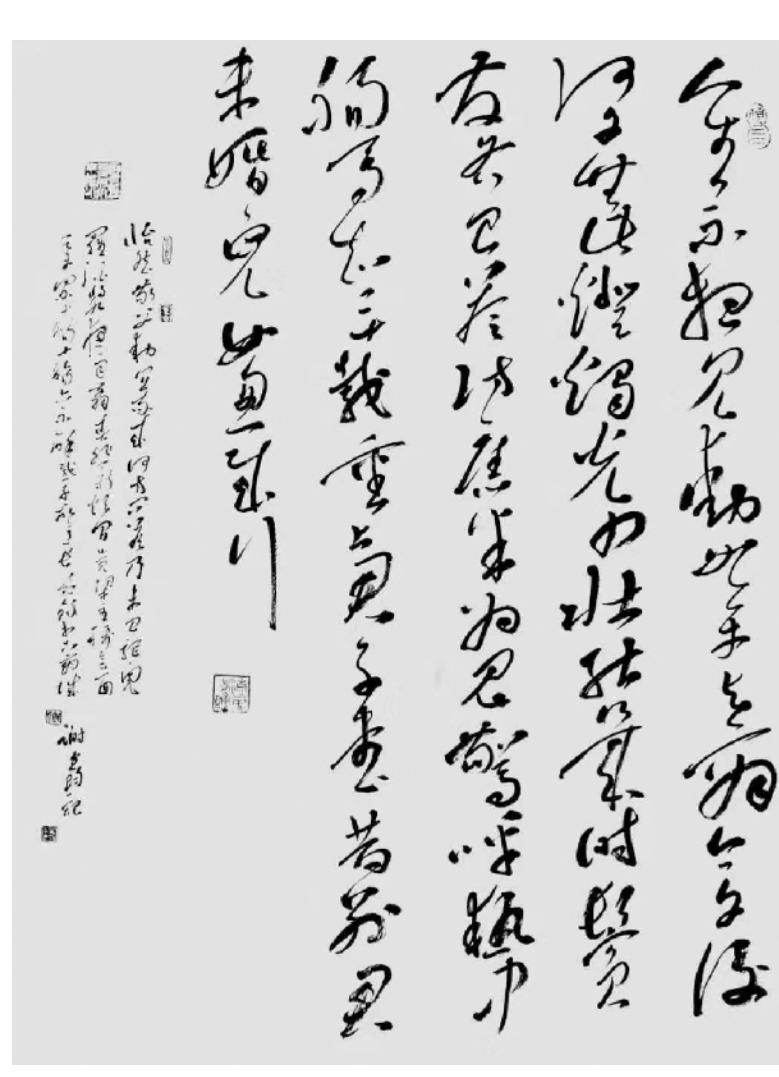
记者 王晨



看过谢安钧的字再和他聊天,听过谢安钧在市美术馆的讲座再看他的字,都觉得充满了趣味。这个长相大气、浓密的眉毛叛逆般向上扬起的书家,讲授中国书法简史时满腹经纶,聊到书法乱象时刚性十足,谈到传承的遗憾时惋惜不已,而在讲座后的提问环节,面对学员的提问他又直言不讳。

谢安钧是河南信阳人。别署安堂主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文联全委会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文代会代表,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

谢安钧对周口的众多书法爱好者寄予厚望。他恳切地说,学习书法要多临一些古人流传下来的精品力作,这些经过千百年锤炼的古帖是饱含智慧和内涵的,要学会传承,要回归书法的初心。待有了厚实的根基后,还要多进行交流学习,通过各种传媒手段扩大视野,拓展对传统书法的认识,多创作、多努力,沉下心来用作品说话。②8



谢安钧作品